



中国新生代
儿童文学作家

精品书系

JINGPIN
SHUXI

云上的日子

Yun shang de rizi

赵海虹·作品

新生代、新力量、新风貌
助力当代新经典

他们是活跃于当代儿童文学界的新锐作家，强烈的人文关怀、自觉的童年意识是他们的理论基石。在艺术创作上发扬传统，敢于尝试，勇于开拓；在文学之路上坚持逐梦，不忘初心，用实力彰显才华：小说、散文、童话，或奇诡、或瑰丽、或质朴……以童真之心，用时代之笔，在艺术之纸上各展风貌，各显腔调，展文学之美，为童年发声。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中国新生代
儿童文学作家

精品书系

JINGPIN
SHUXI



云上的 日子

Yun Shang de Rizhi

赵海虹·作品

新生代、新力量、新风貌
助力当代新经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云上的日子/赵海虹著. —杭州: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7. 4

(中国新生代儿童文学作家精品书系)

ISBN 978-7-5342-9963-6

I. ①云… II. ①赵… III. ①儿童小说-科学幻想
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53317 号

中国新生代儿童文学作家精品书系

云上的日子

赵海虹 著

项目统筹 王宜清
责任编辑 吴遐
封面绘图 Starry 阿星
装帧设计 艺诚文化
责任校对 沈鹏
责任印制 姬江松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杭州市天目山路40号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630mm×930mm 1/16

插页 4

印张 8.75

字数 91000

印数 1—12000

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42-9963-6

定价: 1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新世纪 新生代 新力量

孙建江

在中国儿童文学的整体格局中，浙江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浙江儿童文学的发生不仅与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保持了同步，而且浙江儿童文学的奠基人实际上就是中国儿童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周作人就是浙江的两位杰出代表。

浙江儿童文学的整体实力突出。童话、幼儿文学、小说、寓言、诗歌、散文等，全面发展，成果丰硕。仅荣获中国作家协会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作家作品就达十一人次之多：田地（第1届）、李建树（第2届）、冰波（第2、3、6届）、谢华（第2届）、王晓明（第4届）、孙建江（第5届）、赵海虹（第6届）、汤汤（第8、9届）。浙江儿童文学的整体实力还体现在理论方面，基础理论、儿童文学史、儿童文学思潮、童话学、图画书、外国儿童文学、儿童文学教学等，锐意拓展，硕果累累。在浙江，创作与理论有着某种先天而又奇妙的默契感。这种默契感，促使创作和理论彼此参照，相互推动，携手并进。这，在其他省市是颇不多见的。

21世纪以降，以汤汤、赵海虹、毛芦芦等为代表的一批青年作家陆续登场亮相，全方位介入。小说方面有毛芦芦、王路、丁勤政、孙昱、吴洲星、周卉、徐海蛟、吴新星、袁晓君、胡若凡、李生卫、刘雅萍、朱小利等，科幻方面有赵海虹

等，童话方面有汤汤、常立、慈琪、孙莹、鹤砚等，幼儿文学方面有孙昱、金旻、金强芸、梁英、许萍萍、黎亮等，童诗方面有慈琪、郁旭峰、杨笛野等，散文方面有陈巧莉、赵霞等。他们的迅速崛起，为浙江儿童文学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内生动力。

作为一个群体，浙江青年儿童文学作家的特征是明显的。

强烈的人文关怀，自觉的童年意识

上世纪初，鲁迅在《文化偏至论》（1907）中指出：“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鲁迅认为，要彻底改变“愚弱”的国家面貌，首要的任务是“立人”。而“立人”的“道术”，是“尊个性而张精神”。“立人”当然须从儿童做起。直到他去世前夕还说：“真的要‘救救孩子’。这‘于我们民族前途的关系是极大的’！”（《“立此存照”（七）》）

1914年，周作人首次提出“以儿童为本位”观（《学校成绩展览会意见书》）。1920年，周作人更明确指出“儿童的文学”（《儿童的文学》），强调“儿童的”，目的在于强调儿童需要文学；强调“文学的”，目的在于强调文学之于儿童的重要性。在中国不是没有文学，而是太“偏重文学”，而儿童向来不被真正理解，“所以在文学中可以供儿童之用的，实在绝无仅有”。他认为，文学之于儿童有三种作用，一是满足儿童之本能的兴趣，二是培养并指导这些兴趣，三是唤起新的兴趣。儿童需要“文学”，儿童需要本位的“文学”。



鲁迅和周作人在中国儿童文学自觉化进程伊始，即洞悉并点明了儿童文学的核心要义，这是中国儿童文学之幸，也是浙江儿童文学之幸。鲁迅、周作人的儿童文学思想深获浙江学术后辈们的认同并成为一种理论的自觉。学界对鲁迅、周作人儿童文学思想不遗余力的梳理、阐释和弘扬，反过来又影响和推动着创作的发展。

可以说，一个多世纪以来，浙江的儿童文学后来者们很好地继承、践行、发扬光大了两位先贤的儿童文学思想。

强烈的人文关怀和自觉的童年意识，已成为浙江一代一代儿童文学作家的自觉追求，成为浙江儿童文学的一个优良传统。

在浙江青年儿童文学作家那里，很少出现所谓的成人化现象，同时也很少出现那种伪儿童（比如“小大人”“缩小的成人”）现象。浙江青年儿童文学作家懂得儿童文学的“浅显”与“深刻”，懂得“浅显”与“深刻”之间的辩证关系。这是浙江青年儿童文学作家非常值得肯定的地方。

敢于尝试，勇于开拓

浙江儿童文学作家历来敢于尝试勇于开拓。

冰波以抒情派童话著称，但他同时又是一位具有探索精神的作家。他创作了《窗下的树皮小屋》《夏夜的梦》等抒情童话的同时，又创作了极具先锋意味的《毒蜘蛛之死》《如血的红斑》等。同时，还创作了奇幻哲思的《狼蝙蝠》和风趣幽默的《阿笨猫全传》。谢华创作了抒情风格的《小桥吱呀吱呀》，也创作了低徊凝重的《岩石上的小蝌蚪》，还创作了幽默风趣

的《快乐老提》。这个不断探索勇于探索的传统，在青年作家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和发扬。

在浙江，青年作家们大多都有自己独具个性的艺术追求。汤汤的“鬼庄”，在鬼（精灵）的世界里传递当下人的孤独感、寂寞感、焦灼感和期盼中的心灵交流；赵海虹的科幻世界，她的当下性、融入感，她的软性科幻，她的女性视角下的人生观照；毛芦芦的大地情怀，在故乡的大地上游走、徜徉、思考，与大地同栖同息，同悲同喜；王路的生活流、现实感、口语化；丁勤政的童年、故乡、传奇故事；常立向后看中的超前性；孙昱写实中的轻度幻想，现实生活的奇峻感、飘逸感；金暘的明亮、清新、纯美的童心世界；吴洲星的怀旧与想象、少女与当下；吴新星小镇水乡背后的美丽与温暖；陈巧莉的亲情、温馨和平凡世界的人生思考；慈琪的飘忽灵动、稚拙天成、奇异想象。他们在各自的追求中寻找突破，寻找自我。

浙江青年作家敢于尝试勇于开拓，不意味着否定传统。相反，浙江青年作家们特别注重从传统资源中汲取创作灵感和滋养。汤汤自创作伊始就对民间文学抱有极大的敬意，在她的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她对民间文学叙述方式的借鉴和运用。在汤汤的创作中，民间文学从来都不是一种点缀和装饰，而是一种内化了的、服务于作品内容的、自然生成的叙述方式。常立对民间故事和经典童话的探析和开掘，以假乱真，似有非有，亦虚亦实。如他所说：“即使生活中没有童话，我们也可以像在童话中一样生活。”在既有的形式中巧妙地融入作者的当下思考。浙江青年作家们，尊重传统，摒弃历史虚无主义，在传统的发掘继承中开拓进取。

敢于尝试勇于开拓，还体现在对已有创作经验和成果的大胆跨越。以“小河丁丁”为笔名的丁勤政曾经创作过十余部探案故事、校园小说，小有成绩。但为了寻找更适于自己的艺术形式和叙述路径，毅然重起炉灶。他不断调适自己审视生活的镜头焦距，把聚焦点从眼前开始往后拉，拉至自己的童年，拉至自己的故乡，拉至自己物质匮乏精神富有的童年，拉至自己流传着奇奇怪怪故事的故乡，潜心创作出了一批风格独特、具有鲜明丁氏特点的“现实传奇故事”。王路曾创作有清新、细腻，带点神秘感的小说，更创作有注重口语化、关注当下生活的小说，同时，还创作有大量的网络奇幻小说。

怀揣文学梦想，埋头默默写作

浙江青年儿童文学作家起点高，文学感觉良好，虽然取得了不俗的创作成果，但总体而言，多低调务实、不事张扬。文坛上那些自吹自擂、夸夸其谈、高声喧哗、华而不实、哗众取宠、沽名钓誉的行径和行为，很少在浙江青年作家身上，尤其是那些指标性人物的身上出现。这一点，与浙江的中老年辈作家倒是蛮相像。在浙江青年儿童文学作家那里，文坛上的那些不良行径和行为，是被鄙视和蔑视的。因为，这与浙江整体的文化氛围格格不入。浙江文化，强调自尊与自信，强调传承与创新，强调实干与实效，力戒空谈妄谈。作为一个群体，总体上说浙江青年儿童文学作家追求创作上的自然天成，追求自然季节收获。不急于求成，不患得患失，不奢望一步登天，无意于违反创作规律的反季节收获。勤于耕耘和维护，种瓜得瓜种

豆得豆。

淡定自如，安静执着，心态良好。也因为有了这样的良好心态，浙江青年作家们守得住寂寞，耐得住寂寞。无论校园小说如何风靡，无论类型化创作如何盛行，无论畅销图书如何诱惑，浙江的青年作家们依旧沉潜前行，依旧不为时尚潮流所动。坚守自己的文学梦想，走自己的路。

浙江青年儿童文学作家群还是一个彼此鼓劲、彼此激励、彼此帮扶的群体。在他们那里，很少出现相互拆台、相互妒忌、互不相让、互别苗头的状况。文学创作比艺术水准高下，更比胸襟、胸怀和为人的境界。没有大境界，何来大作品。不是每个人都能写出好作品大作品，但至少可以朝好作品大作品的方向努力。在这个群体里，没有谁先谁后，没有唯我独尊，没有山头山包。虽然彼此鼓劲，彼此激励，彼此帮扶，但他们的创作个性是鲜明的，每个人都是无法替代的“这一个”。为艺术，他们针锋相对，坦陈观点，坚持己见；为艺术，他们全心投入，他们真心付出。

用作品说话，用作品与这个世界对话，用作品展示自己的才华。这是浙江儿童文学界的优良传统，也是浙江青年儿童文学作家身上的宝贵品质。

新世纪，新生代，新力量。

这是可以期待、值得期待的浙江儿童文学。

（本文为作者在“中国梦·梦驻童心——浙江新生代儿童文学作家群研讨会”上的发言）

目录

+ Contents

爸爸的眼睛

...001

追日

...015

罗布泊的梦

...031

蒲公英

...047

云上的日子

...059

相聚在一九三七

...089

我们的花园

...113

湖那边

...121

云上的日子 //

爸爸的眼睛 / 



多年以来，每当孟启元闭上眼睛，耳边总会响起儿子当年稚嫩的声音：“爸爸，我想给你画张画！”

小澜仿佛就在他的身边，扑在他的怀里，双手急切地摇着他的臂膀：“爸爸，来嘛，来嘛！”于是，一点点，在黑暗的想象中逐渐浮起儿子的脸：圆圆的面孔，小刺猬般的寸头，又高又直的鼻梁，尖尖的小鼻头，微微张开、露出牙齿的薄嘴唇。他正在换牙，白生生的门牙掉了一颗，露出一个肉色的小洞。

为什么孟启元在记忆中如此描画儿子面部的所有细节，却刻意回避了最重要的眼睛呢？是啊，眼睛。无法回避的灵魂之门，情感之窗。小澜的呼唤充满了对父亲的依恋，可是他睁得大大的眼睛，却像两枚僵硬的黑果核，又如两个小小的黑洞，表达不出任何情感，而且会无限制地吸食对方的情感，让观者如坠冰窟。

孟启元推开了儿子，是的，这个动作在他的记忆中反复重演，也在他的真实经历中一次次发生。他推开了儿子。这是他的第一反应。虽然之后他立刻拉住他，向他道歉，说对

不起，爸爸忙昏了头，爸爸来看你画。

于是儿子有板有眼地为他画了起来。开始是小花小草，白云红日，再大一点，便开始画猫儿狗儿玩具熊、卡车飞机推土机。那些画色彩丰富，笔触中洋溢着天真与热情。

那么多年来，儿子画得最多的，却是爸爸。从线条简单的歪脸大头爸爸，到面容方正、表情严肃的爸爸。到他离开之前，他笔下的父亲孟启元，足以进入美术馆，挂在厅堂之上供人欣赏。

儿子是从什么时候爱上绘画的呢？应该是六岁吧。在那之前，他的眼睛从只能模糊辨光到能看清物体轮廓，经过了三次大手术，七次调整和矫正，六岁那年终于能够清晰视物，接近了正常肉眼的视力标准。也就是从那时起，满世界的色彩和形象向他奔涌而来，让他欣喜若狂。可是他欢乐的脸上永远嵌着一双全不相称的冷酷眼眸。

小澜，我的好儿子……孟教授的眼眶湿润了。

“先生，您要什么饮料？”

空中小姐柔美的声音打断了他的回忆。他此刻正在飞机上，穿越太平洋，飞向儿子工作的城市。

孟启元抬起头，用手背擦了擦眼角，轻轻回答：“红茶，谢谢。”

一杯大半满的红茶放在眼前的小小桌面上。他忽然在红色的茶水里看见了自己的面影。深邃的黑色眼睛，狭长的眼睑。啊，忽然间他觉得那不是自己的面容，他仿佛穿越了时间与生死的界限，看到了父亲。父亲曾是天才横溢的青年画家，幽默风趣的爸爸，无微不至的丈夫，却在意外致盲后抑



郁不振，英年早逝。

曾几何时，父亲失明后黯淡无光的瞳仁，总在孟启元的眼前晃动。他考上医学院，专攻眼科，开始最新的实验项目。一路走来，总是会看到父亲用无光的眼睛在望着他，让他痛苦，却又给他激励，让他相信自己从事的是伟大的事业。可是，自从他做了那个残酷的决定，他就不再看见父亲的眼睛。多年以来，当实验一步步走向成功，当他获得了世界级的声誉，让越来越多的患者重获光明，他却很少想起父亲了。很久没有了。相反，儿子的眼睛，那对冷酷无情的电子眼，却时时如梦魇般缠绕着他。

孟教授用力摇摇头，举杯将红茶一饮而尽。飞机开始播放电影，是刚上映的《星空》，一部以画家凡·高生平为蓝本的电影。

啊，《星空》，他怎会忘记，小澜九岁那年的生日，他买了一本精美的凡·高画册送给儿子。当小澜拆开粉蓝色的包装纸，看到画册封面上的《星空》时，发出一声轻轻的叫喊，那是从内心深处涌出的感动，化作一股气流从胸中涌起，直冲出口，那样简单的一声“啊”，拖着长长的尾音，孩童清亮柔美的声音，让客厅都亮堂了起来。

“爸爸，星空在旋转！”小澜抬起头，兴奋地望着他，眼眶里那对镶嵌着精密电脑芯片的瞳仁比两年前多了点反光和层次感，不再是一片漆黑了。但是不，那依然不像是人类的眼睛，它们永远无法流露出真实的情感。

“是啊，星空在旋转。”孟启元避开儿子的“目光”。他用自己宽大的手掌握住儿子的小手，四只手一起在铜版画册的

纸页上轻轻抚摸。

这是一幅神奇的画。星空下暗郁的圣雷米小镇，黑暗大地上升起火焰般的丝柏树。而凡·高笔下的夜空星河流转，宇宙万物循着生命能量奔涌的方向运动不息。

小澜轻轻打开画册，一页页地翻过去，色调温暖的小房间、张扬的向日葵、秋天色彩丰富的大地、如生命般蓬勃开放的杏花……

“爸爸，我想给你画张画！”儿子忽然灵巧地一缩身子，从孟启元怀里钻了出去。他冲进自己的房间，咔嚓咔嚓地拖来了他的工具箱，然后飞快地支起画板。

九岁时小澜已经开始尝试油画，也许是继承了爷爷的天分，他的绘画天赋令人惊叹。刚看过凡·高的画册，他居然就能学着用那种颤抖而充满情感的笔触来画画了。

小澜急促地在小幅画布上涂抹颜料，他挥舞手腕的动作中有一种韵律感，运笔也越来越熟练。当孟启元冷静地观察儿子作画的每一个细节时，总忍不住怀疑这种关注背后隐藏着什么？——我是关爱孩子成长的父亲，还是密切追踪实验成果的科学家？后一种解释令人齿冷，但他无法回避这种可能性。他为此纠结、自责，最后不得不向日记本倾吐了所有的痛苦与怀疑。是的，只有日记本！他的秘密无法和任何人分享。那个深不可测的黑暗的秘密。

孟澜站在美术馆空旷的大厅里，面对着展厅正中的那幅画。《世界》：奔涌的色彩，喷泉般的生命。一切自然界的色彩在这里汇聚、组合、裂变、新生。

20岁后他的画风骤变，不再追逐具体的形体与生活中的真实形象。只有颜色、色彩在他的画布上歌唱。

《春天》《舞》《灭》《世界》，一幅幅在苏富比拍卖行拍出天价的油画使他一步步走上了世界现代艺术的前台，成为呼风唤雨的艺术明星。

木秀于林，难免受到风雨的侵袭。当年孟澜因幼年眼伤，被科学家父亲安上了机械眼的故事在新闻媒体中骤然放大，引起了轩然大波。孟澜的父亲孟启元教授十年前就因改良人眼芯片成为全世界盲人的救星，获得了科学界无上的荣耀。为自己的儿子试装实验阶段的电子眼并未违背伦理，但宗教极端分子却因此指责孟澜是半机械人，艺术家里也有人酸溜溜地说他是“借机械之光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说什么全新的世界，全新的艺术眼界，原来是全新的芯片。”——这样的嘲讽之辞随处可见。

陈平走近孟澜时，以为会在他身上看到愤怒，因为加诸其身上的评价并不公平。

孟澜身形颀长，穿一件黑色的长风衣，笔直地站在大厅中央。大厅两侧流淌的色彩，汇聚到正中央的背影处，忽然凝滞，如一个巨大的黑色惊叹号。

“孟先生，我是《默》周刊的陈平，约了您3点见面……”

孟澜一扭头，正对着她，他很平静，眼睛格外地黑，瞥一眼就让她禁不住打了个寒战——这就是那双有名的机械眼。

“陈小姐，你三个月之前刚刚采访过我。”他冷冷地说，“也给我寄送了发表采访的杂志。这次再来又是为什么？”

陈平迟疑了一下，斟酌要如何开口。孟澜却冷笑着追

问：“或者是因为上次采访时，我的机械眼还是秘密，你把我当成正常人，现在却急不可耐，要来看看机器人画家孟澜。”

他话里的尖刻令她不忍，她急忙道明来意：“孟先生，您误会了，我是受人之托。令尊孟教授读了周刊上的报道，特地来找我。十年前他也接受过我的采访，之后一直有联系……”

“哈！”孟澜气愤地喊了一声，“他要托个外人来找我吗？”

“可他想了很多办法都联系不上您。您不接他的电话，不回，甚至可能不看他的邮件。他好不容易查到您在纽约的住处，在门外等了三天也没有……”

“你别听他那一套！”孟澜暴躁地打断她，“你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想向全世界控诉我的不孝？随他去吧！”

“孟教授只想见见您，和您谈谈。”陈平叹了口气。这对父子到底有什么心结，导致孟澜20岁后离家出走，与父亲彻底决裂，十年全无来往呢？连父亲想见儿子，都要辗转托一个外人来帮忙。

“你告诉他，没有什么好谈的。”孟澜转身朝画廊走去。他的脚步在空旷的展厅里激起一阵回响。

“孟教授就怕您会这么说，他让我把这个画册带给您。”陈平三步并作两步追上去，从随身的大包里取出一本大册子。这是一本悉心装订的个人图册，随手一翻，是一页页儿童习作。画中的笔触洋溢着儿童的稚嫩与天真。小花、小草、白云、红日……画得最多的，却是爸爸，大头爸爸、读书的爸爸、实验室里的爸爸。

“您看，您看。”见孟澜停住了脚步，陈平忙把画册捧到